

《周汝昌眼中的四大名著》之四

西天取经 至真至诚

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否为吴承恩,并没有定论。明朝时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也曾写有一部《西游记》,书中主要记载了道教的一些事情,但是恰好名字相合,于是曾有人误认为小说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就是丘处机。后来又有人认

为吴承恩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,因为在吴承恩的文集里面,列了一个书目叫《西游记》。但是,这部《西游记》是否为世人熟知的那部小说,并没有方法证明。



玄奘唐僧 迥然不同

《西游记》也可以说是一部经过民间积累而形成的著作。在元代的瓷枕上就画有唐僧取经的故事,可见在元代时,《西游记》就已经很盛行了。元杂剧中也有写《西游记》的曲目,可见《西游记》在民间流行的盛况。

《西游记》是借唐僧取经这个主题来写人才,以这个角度来看主角是唐僧,但是小说中唐僧的形象并不光彩:木讷、人妖不分、真假不辨,孙悟空一心维护,反被他惩罚。而历史上的玄奘法师却并非如此,他为取真经,历经17年的艰险苦难,克服了地理条件恶劣、语言不通等障碍。玄奘法师归国之后,

唐太宗对其非常重视,特地为他翻译的657部经文写了一个《圣教序》,在序文中描写了玄奘法师取经的经历:孤身一人拄着禅杖,远走异域,独自面对危险的征程,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背在后背的藤箱之中,在漫天黄沙中踽踽独行。玄奘的西行之路,没有孙悟空、猪八戒等高徒为伴,也没有白骨精、牛魔王这些妖精阻路,所有这些都是文学家用天才的智慧创造出来的。

很多人认为《西游记》的核心讲的是修道。有人问这个讲师徒四人历经七十二难西天取经的故事,怎么变成修道了呢?这种观点认为,修道时要去除杂念,专心一意去修炼。但是修道中也有“心猿意马”这个词,即指心中的杂念一旦产生,就像骏马一样可以日行千里,再也拉不回来;心猿,即指心像一只好动的猴子一样时刻不停。在《西游记》中,孙悟空就是心猿意马的典型,他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,他永远在动,没有静止过一刻。但是讲修道为什么要假借佛家的故事呢?在明代时,佛教跟道教并行,二者水火不容,彼此攻击。假设《西游记》作者是借唐僧取经而讲修道,那怎么会借用佛家的故事呢?周汝昌对此也颇为存疑。在

他看来,既然孙悟空代表了唐僧心猿意马的另一个自我,表示了孙悟空这种人格是唐僧修道时必须经历的,而非其修道中需要克制的杂念,那么为什么唐僧在孙悟空除去白骨精等妖邪时,不仅不赞赏,反而要念紧箍咒加以责罚呢?所以关于《西游记》是否暗讲修道,周汝昌认为书中可能涉及一些修道的知识,但是以他对《西游记》的理解,这部小说讲的就是一份求真、求诚。

唐太宗在《圣教序》中说“截伪续真,开兹后学”。玄奘法师不顾艰难辛苦,九死一生,取经归来的目的是什么呢?“截伪”,解除原来流行的佛教中的错误说法;“续真”,续上真正的佛家真经。所以周汝昌认为《西游记》的精神就在于求真、至诚。所谓至诚,即百折不回,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,玄奘也没有顾忌,坚持取经归来,并耐得住寂寞在白马寺翻译出了几百部佛经。

亦正亦邪 齐天大圣

至于孙悟空这个人,他的特点何在?这就不得不提《红楼梦》。为何孙悟空会跟《红楼梦》有关联呢?孙悟空,既是人又是妖,他本来不是个真正的人,是只石猴,属于兽类,这是

生物学的基本常识。但他拥有一身正气,肯帮助唐僧经历七十二难,勇往直前,即使受了冤屈也不计较,他有人性,也有妖性,是正邪二者的组合。《红楼梦》开卷说荣国府生了个性情古怪的孩子,贾雨村认为这个孩子大有来历。他说天地生人,正、邪相遇,则聪明灵秀,在万人之上;乖僻邪谬,则在万人之下。而孙悟空、贾宝玉皆是如此。

孙悟空是从一块石头中蹦出来的石猴,贾宝玉是女娲补天遗石转化为人。贾宝玉的一生也是一个求真的过程,这同《西游记》中所追求的精神本质是相通的。不同于《三国演义》写的是勾心斗角,《红楼梦》与《西游记》写的都是人情,所以写贾宝玉最讨厌峨冠华服。所谓“峨冠”就是高冠,是贵族以及官宦子弟出门时戴的帽子。在中国古代,豪门富户的衣着甚是讲究,屋内穿的衣服,拜见长辈时穿的衣服,会见客人穿的衣服,都不相同,根据尊重程度的不同,一件更比一件华美,这是一种礼仪,也是一种不含感情的规定。所以,真性情的贾宝玉非常厌恶这种人世间的冷漠。

《西游记》真正的主角是孙悟空,他是个跳出祖宗规矩之外的异类。他曾经一怒之下大

闹天宫,把玉皇大帝的九重天搅了个天翻地覆。之后,孙悟空又跑到东海龙王那里,将龙宫搅得翻江倒海。孙悟空找到东海龙王的龙宫,是听说那里有好用的兵器。东海龙王给他呈上了一百样兵器,他都不行。

直到最后孙悟空看到了定海神针,才非常满意,将定海神针缩小成金箍棒放入耳中,而金箍棒也成为日后孙悟空降妖除魔的利器,可谓《西游记》中的第一神兵。

金箍神兵 辟邪利器

金箍棒到底是何种样子,为什么要叫金箍棒呢?周汝昌对此非常不解。按常理推测,套着箍的棒子不会很坚固,而且东海的定海神针上原本也没有金箍。带着这些疑问,周汝昌进行了一番考证。“金”所指的是一种比藤还结实的荆条,最为坚固。“箍”是觚,觚楞,就是棱角。古代最古老的兵器是棒,这种棒有八角,由这种荆条做成的兵器,名为觚。后来出现的著名兵器,如丈八蛇矛、青龙偃月

刀都是由戈添加刀、矛形状的金属片变化而来。

为什么金箍棒能够降妖捉怪呢?这跟桃木有关。相传桃木有辟邪的功效,这是我国民间的基本常识。最早过年贴的对联,并不是写在纸上的,而是写在两根桃木棒上,挂在大门的左右,目的就是为了辟邪。经周汝昌考证,孙悟空用的金箍棒就是由桃木做成的八角的觚,应该叫做金觚棒,后来在民间流传中,变成了金箍棒。

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佩戴的通灵宝玉的反面刻有“一除邪祟”的字样,从这可以推断出,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的形状应该是个小玉棒,是辟邪用的,同类玉棒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。所以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同源传承下来的,只是稍微有些变化,虽然大小不同,但作用一致:辟邪。这属于民俗学问。我国古代的小说,离不开对民俗的描写,所以品读四大名著,一定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基本理念、知识、道德、观念的学习。



假语情真 深意在蕴

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的叙述上都采用了正面描述的写法,比如《水浒传》中武松杀嫂、醉过景阳冈等描写都是止于表层,其中没有过多的深意,表述是透明的,意思也是单层的。但《红楼梦》明显不同,它运用了婉言、反衬等多种写法,每句话中也蕴藏了颇多曲折,有深意藏在字里行间,需要反复咀嚼。因此很多红学研究家就应运而生,他们的工作,不仅包括最简单的为小说中的名词、字、句、典故作注,还包括最难的讲解语句背后的深意。

顽石有思 享受人世

几十年前周汝昌初读《西游记》,被一句话打动了:这石猴出世以后,成了众猴之王,有一次站在山岭之上往下一望,忽然心有所感,眼中落泪。周汝昌非常奇怪,石猴这是因何而泣?所感者何事?为什么要流泪?之后,石猴说我要下世去走一番。

《西游记》中没有给出答案,但是《红楼梦》中女娲补天遗下的石头却说得清清楚楚:看

周汝昌是专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一位学者,但是在四大名著之中,抛开《三国演义》的历史地位和民间影响不谈,最打动周老先生的还是《水浒传》,在他看来《水浒传》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早的一部伟大的作品。之所以周老先生得出如此结论,是因为在他看来,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并不困难,因为正史上关于三国时期的故事已经有大量的史实和编排好的纪年,所谓作者的工作不过是根据这些进行编排,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学上的细节刻画和想象就可以了。但是《水浒传》的创作

却截然不同。在正史典籍上,仅仅在《宣和遗事》上记载有北宋末年宋江带领群盗三十六人起义的事迹。在民间传说中,只有武松打虎、醉过景阳冈以及怒杀潘金莲等故事。除此之外,《水浒传》中的一百零八位绿林好汉和事迹几乎都是作者创作出来的,这种文笔让周汝昌佩服不已,“中国小说第一个真正让人没法不钦佩的就是《水浒传》”。《红楼梦》的写法跟《水浒传》又大大不同,不同在哪里?

《周汝昌眼中的四大名著》之五

女娲遗石 真情宝玉

着青埂峰,待了不知道几万年,荒凉寂寞无法忍受,只能悲号,虽然没能补天,但自己还是人才。寂寞的女娲补天遗石听大仙说人世种种荣华富贵享受,因而请求到人间去“受享一番”。为什么不是“享受”呢?因为在乾隆年间这个词还不叫享受,有单弦牌子曲为证。单弦牌子曲出现于清代,有一个牌子曲的引子叫《风雨归舟》,“御职

人深山,隐云峰,受享清闲”。贾宝玉这块女娲遗石就是要到人间去“受享”一番,尝尝富贵荣华的乐趣。这种欲望缘于顽石懂事后对人间事的好奇。

何为人,何为人世,作为人承担着何种责任、享受何种乐趣、遭受何种罪恶和痛苦等等,这些不仅是化身为贾宝玉的这块石头的想法,也是曹雪芹在看了先朝众多小说之后的感受,他觉得那些小说里面缺乏对人之情的描写,这恰是曹雪芹一生不能忘记的一个根本。他耗尽心血著成此书,也就是为了讲述一个“情”字。

悟破私欲 对以人情

女娲补天遗石原本带着欲望,要到人间享受。没想到真正入了人世后才发现,他以为的享受中还带着无限的痛苦、麻烦、问题,所以他“悟”了。最初来到人间是“欲”,欲是占有,是自私,是为自己;悟了之后,女娲补天遗石明白了应该怎么对

人,对以人情,情是施予,给人同情、怜悯、安慰。虽然能力有限,但是只要从我这里得到哪怕一点安慰,我心里也是比较安然的。这就是贾宝玉入世后悟出的精神,这种精神才是伟大的,令人感动的!

世事洞明 人情练达

宋江最初以替天行道为旗帜,无论是假行天子之道,还是取天子而代之,他心目之中还有人民、社会、治国安邦的追求。最后,宋江帮助朝廷打方腊被招安,使整部小说的精神力度有所减弱,他们并没有寻到一个他们自认为能够治国安邦、救人济世的方法。有个知人善用的好皇帝,让人人发挥出自己的能力,然后天下、国家才能安定,这大概是《水浒传》中体现的政治思想。

《红楼梦》中曹雪芹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?小说中的一个描写可能给出了很好的答案:贾宝玉在未到秦可卿住处之前,先是到了贾珍、尤氏的正房

里准备午休,抬头一看正面挂着一幅《燃藜图》,其旁边还有一副对联: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贾宝玉不爱看这样的话,就没有在这房里歇息。而这副对联正表明了曹雪芹对宇宙、天地、万物、社会、政局、人生的态度,否则,曹雪芹无法写出如此通达世情人情的小说来。

所以看《红楼梦》,不能像读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那样只看表面上如何说,这部《红楼梦》中蕴含了作者太多机巧玲珑的心思,因而也造成了众多红学家诸多不同的观点,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来解读《红楼梦》,这个问题是红学家们一直牵念于心的。

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
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4部小说的地位不是个人判定的,也不是由一个时代判定的,而是由海内外研究中国小说的比较文学专家达成的共识。至于每一个

人对其中的每一部究竟如何看待,喜爱与否,就应该称之为所谓的见解,这些见解到底可取与否,最终还是归根于中华文化这个点上。

周汝昌先生将四大名著用人、才、命的观点联系在一起。他分析,用什么来改善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曹雪芹得出的答案就是一个“情”字。如果人与人的相处不投入真实的情感,就不可能保持一段良好的关系。大文学家曹雪芹在几千年的文化探索中都找出了他认为最合理、最有效、最高尚的一条出路,这时,他突然想起来一直被小说、正史所忽略和歪解的这个“情”字。之所以这么说,就因为一提言情小说,自然就会令人想起才子佳人,而曹雪芹所提出的“情”,是为天下女性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的悲悯之情。对于这个“情”字,在今天到底有多少现实意义,就需要每个人自行分析了。(本版素材由央视《百家讲坛》提供)

